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何以打动亿万观众

□ 李蕾 韩业庭

“进场时，‘嘻嘻哈哈’——被电影介绍吸引，想来瞧个热闹；观影时，‘稀里哗啦’——被故事情节感染，不停擦拭眼泪；散场后，‘沉默无语’——被作品余味牵动，久久不愿离场”道出了不少人观看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感受。

没有明星演员，没有视觉奇观，没有强情节冲突，没有大规模宣发——这样一部似乎缺少“卖点”的作品，何以能在一众商业影片中成功突围？

答案，藏在三个字里——真、善、美。

真

纪录片式的真实
炼成穿透银幕的硬功夫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依托近代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展开，讲述了下南洋的“过番人”与留守家乡的亲人寄收侨批（家书）而产生的故事。

“电影里90%的情节都有原型。”该片导演蓝鸿春的底气，来自3年田野调查。

主创团队深入泰国曼谷的唐人街、马来西亚槟城的潮州会馆、越南胡志明市的华侨社区，走访了120多位80岁以上的潮汕老人。有的老奶奶虽然不识字，却能将珍藏多年的侨批内容一字不差地背出来。这个动人细节被主创拍进了电影。片中原本不识字的老奶奶摩挲着爱人寄来的侨批，轻声念道：“与妻一别，八载有余，日思夜想，归期遥遥。”

这份真实，不只得益于主创的田野调查，更得益于演员的真情流露。84岁的吴少卿饰演电影中的老年叶淑柔，她的兄长当年也曾漂洋过海讨生活。村口等待亲人回信的日子，她亲身经历过。从日常等待的表情到展开信纸的动作，她不用演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善

国人特有的情义
锻造了影片的精神底色

影片放映结束，很多观众热泪盈眶，那泪水，为影片里跨越时空的守护而流：

阿公郑木生远赴南洋谋生，意外离世，连一句告别都未能留下。他生前曾在一场大火中奋不顾身，救下了同乡谢南枝和她父亲。木生去世后，南枝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——以木生的名义，继续给远在潮汕、毫不知情的郑木生之妻叶淑柔写信寄钱。这一写，就是整整18年。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隔着一片海，靠一封封书信彼此扶持，共同熬过了漫长岁月。

这份情义，不只属于南枝与淑柔，还体现在影片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里。

木生为救乡邻冲入火海，是身在异乡、守望相助的桑梓情；舅妈在南枝受饭店老板欺辱时挺身而出，是血脉相连、骨肉相依的亲情；木生惹祸入狱，南枝替他撑家，是患难相扶、肝胆相照的友情。从危难时刻的拔刀相助，到细水长流的接济扶持，情义层层叠叠，构成了这部影片最厚实的底色。

“阿嬷说：做人得有情义，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。”影片开头这句话，像一粒种子，悄悄播进了每一个观众心里。走出影院，有人说：“阿嬷让我想起了外婆。”有人说：“看完想给外地的朋友打个电话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觉得字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老家的事。”千人千语，说的却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被善意唤醒之后人与人之间那种久违的温热。

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印证了这一点：该片在“正能量”与“思想的深刻性”两个维度的得分尤为突出。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被这份情义击中的普通人。由此可见，善意触碰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，成为影片跨越方言、跨越地

域、跨越年龄的共情密码。

这份吾国吾土吾民的情义，正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动人的精神底色。

美

语言文字的含蓄诗意
彰显中华文化神韵

“行船入夜，恰江上升明月，圆如玉坠，仿若身在故乡，似与你并肩共赏。”

“打了新棉被，眠床烧烧，不畏天寒，你免挂念。”

“暹罗虽远，心有所寄，身若比邻，切要平安，即为团圆。”

尺素虽短，情韵悠长。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，让奔波的人有归途，让留守的人有期盼。这是乡土中国的雅言，读之心醉、闻之动容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一种克制而委婉的方式，把感动细细铺陈进电影里。有观众这样说：“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洒在纸上的。把滚烫的念想放凉了再写，写完了还要等。”

电影中的故事，一半在潮汕，一半在暹罗。即便在异国他乡，也时时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。

影片中，南枝最初不识字，却在木生的鼓励下开始学习读写。后来，她在私塾教华人孩子中国诗词。

这部电影，不仅是写给潮汕阿嬷的情书，更是写给所有漂泊者的家书，它触碰到了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华文化根脉，这或许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更深层的意义所在。

青年导演殷若昕说：“地域文化是中国电影的素材宝库。这部电影的成功，为中国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：把镜头对准侨批、潮汕文化这些在现代

社会中容易被忽略的元素，以含蓄克制的表达唤起文化认同。”

（新华网）

